

煥新顏

有近一百年歷史的上海天蟾逸夫舞台，經過三年大裝修，於大年初一重新開業，連演十五天，分別演出京劇、越劇、滬劇、崑劇、淮劇、評彈共十四場，堪稱內地戲曲界一大盛事。

顧名思義，上海天蟾逸夫舞台與香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，特別是中老年一輩滬籍人士，天蟾可說滿載了他們對傳統戲曲藝術的美好回憶……

葉中敏

天蟾重開



◀ 蟾宮折桂，開台納吉。二月十二日農曆年初一，煥然一新的天蟾逸夫舞台開台迎客，戲曲名家齊聚一堂。

圖片來源：上海天蟾逸夫舞台微博

盼滬港名角再同台

上海天蟾舞台一九二六年建成，建築師是英國人，樓高三層，座位有三千九百一十七個，是當時全國以至整個遠東地區最大的劇場。當年戲曲界有兩句話：京劇演員未到過天津演出的，不算「好角」，因為天津觀眾很懂戲、很難應付，動輒就給你來一個「倒好」；而未到過上海天蟾舞台演出的，則算不上「名角」，因為天蟾排場大、地位高，不夠「分量」的演員是進不了天蟾演出的。

當年的上海，京劇舞台林立，京劇演出長年不絕，有名的中國大戲院、黃金大戲院、共舞台、丹桂第一台等，都是專供京劇演出的場子。而當年天蟾之名的由來，就是取其月宮蟾精吞吃丹桂、即壓倒丹桂第一台之意，也可謂霸氣十足矣。而說起來，天蟾老闆、「青紅幫」大亨顧竹軒，和香港娛樂圈多少也有點關係，當年大紅大紫的邵氏公司女星樂蒂、電懋公司「憂鬱小生」雷震兄妹，即為顧的外孫。

排演「機關布景戲」，如七俠五義和封神榜等神話劇，台上有活動布景裝置，演員可以「飛簷走壁」，又排演了《狸貓換太子》等「連台本戲」，一集接一集的演下去。相比起北京京劇傳統的「京朝派」，天蟾造就了京劇藝術的另一重要潮流，謂之「海派」，簡括而言就是表演生動、熱鬧好看，較易吸引年輕人入座。

這其中，今年已九十三歲高齡的香港上海總會永遠名譽會長、香港振興京劇票房會長、證券業元老李和聲，談起當年天蟾看戲，有如小孩子過新年般高興不已。李會長還記得，他六歲開始進天蟾舞台看戲，因為父親是戲迷，看戲總帶着他，而小孩子樂意跟隨大人看戲，主要是戲院中有「好東西」零食吃，如鴨珍肝、豬肉乾、水果和瓜子糖果等，而他作為一個「小戲迷」也深深被台上熱鬧的表演所吸引，最喜歡看的就是孫悟空，什麼「十八羅漢鬥悟空」、「真假美猴王」看過不知多少遍。



▲一九九四年邵逸夫（二排左三）率團前往上海主持開台演出，時任上海市領導汪道涵（二排右一起）、李儲文、龔學平等到賀。



▲香港梅派名票李尤婉雲（左二）開台演出《鳳還巢》，梅葆玖（左一）、張君秋（右二）祝賀，馬長禮合演。

席致賀。而為了更進一步體現滬港京劇界和票界的深厚情誼，上海京劇院和邵逸夫邀請了香港振興京劇票房赴滬，參與開台演出。

邀香港「振興」赴滬開演

此一開台演出，盛況空前，特別是李和聲夫人尤婉雲擔演的梅派名劇《鳳還巢》，由李和聲操琴，梅葆玖親自「把場」，合演者有譚元壽、馬長禮、尚長榮、葉少蘭、寇春華等頂尖名角，劉長瑜更串演丫環梅香，陣容之強，可謂京津滬也難得一見。而李尤婉雲的程雪娥，扮相秀麗，唱做全部正宗梅派，大獲好評。當年上海市領導汪道涵、龔學平、李儲文等上台祝賀及合照，邵逸夫大感「有面子」。

其後因應社會環境變化，逸夫舞台又重新命名天蟾逸夫舞台，新老結合，相得益彰。

憶天蟾、話當年，李和聲感慨又激動地說，如果不是疫情影響，他以九旬過外的高齡，也一定要去上海參與這次天蟾逸夫舞台重建重開的盛會，而振興票房一眾名票，如老旦楊邱素琴、心臟科名醫老生王壽鵬、青衣張范元芳等，更準備好到天蟾逸夫舞台上一展身手。楊邱素琴準備演出《遇皇后》，去年已到滬與合演者、青年派花臉高明博「對戲」，張范元芳與老生名角何澍一再加演《坐宮》的對唱，何澍也曾應邀來港指導王醫生排練《文昭關》，可惜未能成行。只要疫情過去，上海天蟾逸夫舞台一定會更熱鬧，滬港名角名票大匯演盛況再現。 圖片：上海京劇院提供

上世紀二十年代天蟾門頭。

一九五九年的天蟾舞台，門外標有「慶祝建國十周年」。

二〇二一年農曆年初一重開的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新貌。



▶《鐵籠山》裏奚中路飾演姜維。

別出心裁造就「海派」

當年的上海，有「冒險家樂園」之稱，天蟾舞台也跟上潮流，在經營上大膽創新。傳統京劇舞台布景，大多只是「一桌兩椅」，觀眾看的是「角兒」的唱做，但天蟾別出心裁，邀請「麒麟童」周信芳和李桂春等

邵逸夫出資修繕重建

當年小小年紀的李會長看戲還鬧過笑話。一回隨父親看周信芳的《蕭何月下追韓信》，回家後得意洋洋地對父親說，「我知道韓信姓什麼了。」父親奇怪問下去，他就說「姓王」，「蕭何叫他王將軍」。原來，劇中周信芳有大段唱：「望將軍，且息怒、莫發雷霆，快隨我蕭何轉回程，大丈夫要三思而行。」一連幾段「望將軍」，小孩子聽成「王將軍」了。

當然，李和聲會長更難忘的，是一九九四年上海天蟾舞台的更名開台演出。

天蟾在「文革」期間曾改名「勞動舞台」，八十年代初回復舊名，但因年代久遠、日久失修，劇場八根大柱出現傾斜，成為危樓。當時天蟾已歸上海京劇院管轄，亟須維修、卻欠經費。當時的上海市政府聯繫了香港滬籍工商界人士及京劇票友，大家決意出錢出力、協助重建，而素有「影視王國大亨」之稱的「六老闆」邵逸夫，對這兒時生長之地和演藝娛樂業更是懷有一番美好回憶和深厚感情，知悉天蟾舞台有困難，二話不說，修繕重建所需費用，一口便答應下來。

一九九四年，天蟾維修後重開，為了回饋邵逸夫襄助的厚意，天蟾舞台改名逸夫舞台，另設天蟾京劇中心。九四年四月二十八日，逸夫舞台開幕，邵逸夫親率香港滬籍商界及票友前往出



奚中路

尚長榮

▲尚長榮多齣名作都是在天蟾演出。圖為尚長榮在《曹操與楊修》飾演曹操。

「上京」名角話天蟾

深厚情緣

天蟾舞台弦歌再亮，上海京劇院一眾名角紛紛表示祝賀，並回顧了自己與天蟾的深厚感情和登台經過：

尚長榮（花臉）：我第一次登上天蟾是十一歲，那是一九五一年五月，我和父親（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雲）及兄長等一起演出，《遇皇后》我演包拯、《御果園》我演尉遲恭。第一次登上天蟾的感覺是劇場很大，三層樓的觀眾一齊喝彩，就如同閃電般劈下來，震撼極了。我的《曹操與楊修》、《貞觀盛事》、《廉吏于成龍》都是在天蟾演出的，期望未來天蟾在守正創新上更好發揮核心陣地作用。

奚中路（武生）：我第一次登上天蟾是一九九四年逸夫舞台重修後開幕，很多名家前來祝賀演出，我在《群英會·借東風·華容道》中飾趙雲，當時心情很激動，京劇大師都在這舞台上演出過，強烈感受到前輩的精神力量在感召著我。我們應當好好珍惜天蟾這一陣地，熱愛京劇事業、尊重每一位觀眾，唱好每一場戲。

史依弘（青衣）：我十一歲穿上戲服登台，就是在天蟾，劇目是《打焦贊》，我演楊排風，那時我身高只有一米四，觀眾們看到小娃娃登台也很新奇。由於一早在後台化好了妝，頭疼得想吐，但一出台後台下掌聲雷動，難受的感覺一下就忘記了。我認為，天蟾應該是一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天天都有演出的地方。

王珮瑜（女老生）：我第一次登上天蟾是一九九四年，參加全國京劇「新苗杯」比賽，我演《搜孤救孤》，那時我還是上海戲校三年級的學生。這是一個意義非凡的舞台，台穩上留下了多少前輩和大師們的足跡，演員能在天蟾唱紅，在京劇界就有了一席之地。今天我們更加要懷著敬畏之心，用心完成在這裏的每一場演出。

傅希如（老生）：我第一次在天蟾演出是一九九四年，劇目是武戲《一箭仇》，我演史文恭，那時我是上海戲校四年級的學生，很多觀眾和來看戲的前輩都以為我已經是一個有經驗的演員。其後從戲校、大學到進入「上京」，我的重要演出都是在天蟾完成，我的個人專場演出也等天蟾重開後舉行。

藍天（老生）：我是九七年進上海戲校學習的，入學第一年就有機會到天蟾和師哥師姐們同台演出，我第一次演出是《二進宮》的楊波，觀眾給了我響亮的喝彩。演出後領了蛋糕、香腸、麵包和一盒牛奶，我就跑到二樓去看師哥們演《雁蕩山》，到現在記憶猶新。

「歡迎香港票友來演出」

經理來鴻

「經過近三年的修繕，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於正月初一正式開台。我們感謝香港京劇愛好者及各界人士長久以來的大力支持，天蟾逸夫舞台也成了滬港兩地京劇藝術交流的重要場所和橋樑。開台之後，我們熱忱期待香港京劇票友們再來滬獻藝，更歡迎廣大的香港觀眾多來天蟾逸夫看戲，我們一定盡力接待。」——天蟾逸夫舞台總經理潘熠文